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

沒有陪嫁的女人

梁香譯

時代書報出版社



THE LIFE OF THE LATE
MR. CHEN YU
没有陈叔的家人

1911-1981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

Перевод Лянь Сянь

Шанхай

Экст

1950

3-ье издание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 I

沒有陪嫁的女人

著作者 奧斯特羅夫斯基 翻譯者 梁 香
發行者 姜 椿 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 一 二 四 三
電報掛號：華文 五 二 〇 〇 〇 一
西文 ЕРООНРУВСО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 一 六 六 〇
電報掛號：五 二 〇 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電話：二 六 四 八
電報掛號：二 五 一 四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三六——八號
電報掛號：二 五 一 四



(1946. 12. 1000)

(1948. 6. 2000)

(1950. 1. 3000)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

沒有陪嫁的女人

梁 香 譯

時代出版社

人 物

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奧古達洛娃(Харита Игнатъевна Огудалова)

——中年寡婦，服飾優雅，但是很大胆，與年齡不稱。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Лариса Дмитриевна)——她的女兒，少女；服

飾麗，但是很莊重。

莫基·巴爾敏奈奇·克奴洛夫(Мокий Парменыч Кнуров)——當代巨賈

，中年，擁有鉅產。

華西里·達尼萊奇·伏哲伐托夫(Василий Данилыч Вожеватов)——非

常年輕的青年，某大商行代表之一；服飾歐化。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ч Паратов)——顯赫緬

細，船業鉅子，年過三十。

猶里·卡比通奈奇·卡明戴雪夫(Юлий Капитоныч Карандышев)——

青年，並不富裕的官吏。

葉芙蘿茜尼亞·賈塔保芙娜(Евфросинья Потаповна)——卡明戴雪夫的

姑母。

羅賓遜(Робинзон)。

迦甫里羅(Гаврило)——俱樂部食堂主人及林蔭路上一家咖啡店的老闆

伊凡(Иван)——咖啡店侍者。

奧古達洛娃的僕人。

伊里亞(Илья)——吉布賽。

吉布賽男女數人。

劇情發生於現代伏爾加河(Волга)畔的勃拉希莫夫(Брахимов)

第一幕

伏爾加河高岸上的市林蔭路，咖啡店前面的陽台。演員右首是通咖啡店的入口；左首是樹木；中央背景上一排鐵欄杆，後面是伏爾加河上的景色，一片曠野：林子，村落等等，陽台上放着桌椅；一張桌子放在右邊，靠近咖啡店；另外一張放在左邊。

第一場

迦甫里羅（站在咖啡店門口），伊凡（在收拾陽台上的傢具）。

伊凡 林蔭路上人也沒有。

迦甫里羅 過節總是這樣的。我們現在照老法過日子；做了晚禮拜之後，大家都去吃餅和菜湯，然後，吃了便飯以後，就休息七個鐘頭。

伊凡 要七個鐘頭！三四個鐘頭得啦。好風俗。

迦甫里羅 近黃昏的時候醒來，喝點茶，發三分愁……

伊凡 發愁！發什麼愁呀？

迦甫里羅 你在茶鼎旁邊坐得近一些，吞口茶兩個鐘頭開水，就會知道了。滴了六分汗，一分愁就來了……跟茶分手之後，就出外到林蔭路上去透透氣和散散步。現在散步的人很清爽：瞧，莫基，巴爾敏奈奇。克奴洛夫在練身體。

伊凡 他天天早晨來來往往的量林蔭路，像約好了似的。他為什麼這樣辛苦自己呢？

迦甫里羅 爲了運動呀。

伊凡 可是又爲了什麼要運動呢？

迦甫里羅 爲了胃口啊。他要有胃口，才能吃飯。他吃得多好呀！難道不運動，這樣的飯吃得下嗎？

伊凡 爲什麼他老是不開口？

迦甫里羅 『不開口』。你這怪物……他有了幾百萬，你要怎麼樣，要他說話！他去跟誰說話？城裏有兩三個人，他是跟他們說話的，此外再也沒有人了；哦，所以他也就不開口。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在這裏也住不長久；要不是有事情，他也不會住在這裏。要說話，他會上莫斯科（Москва），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外國去，那些地方對他要開闊得多呢。

伊凡 瞧，華西里·達尼萊奇從山後來了。這也是有钱的人，但是說話的呀。

迦甫里羅 華西里·達尼萊奇還年輕；胆子小；一上年紀，也會變成這樣一個呆子的。

【克奴洛夫從左面上，迦甫里羅和伊凡向他鞠躬，他睬也不睬，坐在桌子旁邊，從衣袋裏拿出一份法文報紙閱讀。伏哲伐托夫從右面上。】

第二場

克奴洛夫，伏哲伐托夫，迦甫里羅，伊凡。

伏哲伐托夫（恭敬地鞠躬）奠基·巴敏奈奇，有禮。

克奴洛夫 啊！華西里·達尼萊奇！（伸手）哪兒來？

伏哲伐托夫 碼頭上來。（坐下）

。 【迦甫里羅走近前去】

克奴洛夫 接什麼人嗎？

伏哲伐托夫 是接人，但是沒接到。我昨天接到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的電報。我向他買一條輪船。

迦甫里羅 可是『飛燕』嗎，華西里·達尼萊奇？

伏哲伐托夫 是的，是『飛燕』。怎麼說？

迦甫里羅 走得很快。是一條有力的輪船。

伏哲伐托夫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騙人，沒來。

迦甫里羅 您以爲他們坐『飛機』來，但是他們也許坐自己的『飛燕』來。

伊凡 華西里·達尼萊奇，瞧，那邊又有一條輪船從上游開來了。

伏哲伐托夫 伏爾加河上，這樣的船還嫌少嗎？

伊凡 這是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來了。

伏哲伐托夫 真的嗎？

伊凡 看來好像是他……『飛燕』的外形是一看就看出來的。

伏哲伐托夫 七里之外你也辨得出外形。

伊凡 十里之外也辨得出……開得好快，現在可以看得出，主人也在。

伏哲伐托夫 還嗎？

伊凡 從島後出來了。來了，來了。

迦甫里羅 你說來了嗎？

伊凡 來了。好厲害！比『飛機』開得還快，來了。

迦甫里羅 他們來了。

伏哲伐托夫 （對伊凡）那末靠岸的時候，你就告訴你。

伊凡 是……大概是要放砲的。

迦甫里羅 一定要放的。

伏哲伐托夫 放什麼砲？

迦甫里羅 他們在伏爾加河中央拋錨的地方有自己的駁船。

伏哲伐托夫 我知道。

迦甫里羅 駁船上有砲。接送謝爾蓋。謝爾蓋伊奇的時候，總是放砲的。（望望咖啡磨後邊）瞧，吉爾珂夫（Чирков）的馬車也來接他了！看來已經告訴吉爾珂夫，說要來了。老闆吉爾珂夫親自坐在車夫座上。這是接他們的。

伏哲伐托夫 你怎麼知道是接他們的呢？

迦甫里羅 四匹快馬做一排，對不起，——是接他們的。吉爾珂夫爲了誰會趕來這輛四馬車！看看真怕人……像獅子一樣……四匹馬全扣了轡銜勒！好馬具，好馬具！是接他們的。

伊凡 還有一個吉布賽和吉爾珂夫同坐在車夫座上，穿著隆重的哥薩克裝，皮帶束得緊緊的，看看，他的身體像要折斷了。

迦甫里羅 這是接他們的。沒有別人會乘這樣的四馬車。是他們。

克奴洛夫 巴拉托夫生活過得真闊綽。

伏哲伐托夫 不說別的，闊綽是相當闊綽的。

克奴洛夫 輪船您買得便宜嗎？

伏哲伐托夫 很便宜，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奴洛夫 是呀，當然囉；要不然爲什麼打算買呀。他爲什麼要買掉呢？

伏哲伐托夫 顯而易見是因爲不合算呀。

克奴洛夫 當然，他怎麼搞得不好！這不是爺們做的事。既然您便宜買下，那您就有利可圖了。

伏哲伐托夫 我們是湊巧：我們在下游有許多貨物。

克奴洛夫 可是要錢用嗎？……他是很浪費的。

伏哲伐托夫 這是他的事。錢我們已經預備好。

克奴洛夫 嘿，有了錢就可以辦事，就可以辦事。（微笑）錢多的人總好，華西里·達尼萊奇。

伏哲伐托夫 蠢話！這您自己，莫基·巴爾敏奈奇，比誰都知道得清楚。

克奴洛夫 我知道，華西里·達尼萊奇，我知道。

伏哲伐托夫 我們不喝一點冷飲嗎，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奴洛夫 您怎麼，早上也喝！我還沒有吃早飯呢……

伏哲伐托夫 不要緊。有一個英國人，——是廠裏的廠長，——他對我說，空肚子喝香檳酒對於傷風是很好的。我昨天着了涼。

克奴洛夫 怎麼會着涼的？這樣暖和的天氣。

伏哲伐托夫 嗯，這樣的天氣還是着了涼：給我吃得太冷了。

克奴洛夫 不必了，有什麼好處；叫人家看見了去說：天也沒亮，就喝香檳酒。

伏哲伐托夫 那末爲了不讓人家說什麼壞話，我們就來喝茶吧。

克奴洛夫 哦，茶——就不同了。

伏哲伐托夫 （對迦甫里羅）迦甫里羅，給我們拿一點我的茶來，懂嗎？……我的。

迦甫里羅 是。（下）

克奴洛夫 您難道喝什麼特別的茶嗎？

伏哲伐托夫 也就是香檳酒，不過他把它倒在茶壺裏，把托着碟子的茶杯端上來就是。

克奴洛夫 聰明極了。

伏哲伐托夫 需要的時候，什麼都會想出來的，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奴洛夫 上巴黎去看展覽會嗎？

伏哲伐托夫 買了船，把它開到下游去運了貨物，就去。

克奴洛夫 我也在這幾天內，他們已經在等我了。

【迦甫里羅在盤子裏端上兩把盛着香檳酒的茶壺和兩隻茶杯】

伏哲伐托夫 （倒酒）聽見消息沒有，莫基·巴爾敏奈奇？麗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要出嫁了。

克奴洛夫 怎麼出嫁了？真的嗎！嫁給誰？

伏哲伐托夫 嫁給卡朗戴雪夫。

克奴洛夫 這才荒謬極了！簡直不可思議！哦，卡朗戴雪夫是什麼東西？不是一對，他真配不上她，華西里·達尼萊奇！

伏哲伐托夫 那兒是一對！可是有什麼辦法，那兒去找求婚者呢？她是沒有陪嫁的女人呀。

克奴洛夫 沒有陪嫁的女人也找得到好的求婚者的呀。

伏哲伐托夫 時勢不同了。從前求婚者很多，所以配給沒有陪嫁的女人也還够；可是現在求婚者剛好够：有多少陪嫁，就有多少求婚者，沒有多，——所以沒有陪嫁的女人是弄不到男人的。如果有更好的，難道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會把她嫁給卡朗戴雪夫嗎？

克奴洛夫 好乾脆的女人。

伏哲伐托夫 她大概不是俄羅斯人。

克奴洛夫 爲什麼？

伏哲伐托夫 很機警。

克奴洛夫 她怎麼做得這樣疏忽？奧古達洛夫家總究還是名門，怎麼忽然嫁給一個姓什麼卡朗戴雪夫的！……她的手腕真圓到！……家裏老是擠滿了沒結婚的男人……

伏哲伐托夫 大家都上她那兒去，——因爲到她那兒去，是很愉快的：姑娘漂亮，各式各樣樂器都來得，又會唱，又會交際，所以會吸引人……哦，但是娶她可就得要想一想了。

克奴洛夫 她不是已經嫁了兩個女兒了嗎？

伏哲伐托夫 嫁是嫁了，可是得問問她們，日子她們過得快活不快活。大女兒是給一個山民，高加索的小公將娶去的。才有趣呢！……一看見，就發抖，甚至哭起來，——這樣有兩個禮拜，他拿着短刀站在她身邊，眼睛骨溜溜的看著，不許人近她。他結了婚就走了，據說，沒有帶到高加索，就在路上因妬嫉而將她殺死。另外一個女兒也嫁了一個什麼外國人，但是後來發現他完全不是外國人，而是一個騙子。

克奴洛夫 奧古達洛娃的打算可真不蠢！財產不多，沒有嫁妝可陪，於是她就大開方便之門，一切人都招待。

伏哲伐托夫 她自己也要快快活活過活。可是她的財產這樣的小，簡直維持這樣的生活也不够。

克奴洛夫 那末她那兒來的錢呢？

伏哲伐托夫 求婚者們出的呀。誰歡喜上了女兒，誰就請破鈔……回頭從求婚者身上拿來充陪嫁，但是陪嫁你可問也別問。

克奴洛夫 哦，我想也不光是求婚者們破鈔吧，而且，譬如，還有您，時常到他家裏去玩兒，算起來可也不便宜吧。

伏哲伐托夫 又不會破產的，莫基·巴爾敏奈奇！有什麼辦法，享受了就得化錢；這不

化錢是得不到的；上他們家去真是一種莫大的享受。

克奴洛夫 真的是享受，您說得對。

伏哲伐托夫 可是您自己差不多是從來不去的。

克奴洛夫 不便呀：他們那裏時常有許多不三不四的下等人，回頭碰見了要行禮攀談。

喏，譬如說，卡朗戴雪夫，哦，我認識他做什麼？

伏哲伐托夫 噫，他們家裏像鬧市一樣。

克奴洛夫 哦，有什麼好處呢？有的對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說說恭維話，有的說說情話，吱吱喳喳的不讓人家跟她談一句。沒有人妨礙的時候，跟她一個人常常見面，那倒是挺愉快的。

伏哲伐托夫 該結婚了。

克奴洛夫 結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結婚，也不是任何人都要結婚的；譬如說我吧，已經結婚了。

伏哲伐托夫 那就沒什麼辦法了……葡萄可真好，而且碧碧綠的，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奴洛夫 您想嗎？

伏哲伐托夫 顯而易見的事。沒有這樣規矩的人的：機會少嗎，但是竟不去利用，即使要嫁給卡朗戴雪夫也沒關係的。

克奴洛夫 帶了這樣的姑娘上巴黎展覽會去玩兒，倒真不壞。

伏哲伐托夫 噫，那就不會寂寞，好愉快的旅行。您的計劃多好，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奴洛夫 您也不會沒有這樣的計劃吧？

伏哲伐托夫 我那兒會有！我此道不精。我跟女人廝混的膽量沒有，您知道我受的是這種舊禮教的宗法社會的教育。

克奴洛夫 哦，是呀，說得多動聽！您的機會比我多：年輕——這就是了不起的條件。又不惜化錢；廉價買進輪船，大概可以賺錢吧。

『飛燕』號恐怕不能再便宜了吧。

伏哲伐托夫 任何貨物都有價格，莫基·巴爾敏奈奇！我雖年青，可不會冒險蠻幹：多餘的錢我是不付的。

克奴洛夫 不用保證了！憑您這種年紀，墮入情網可不容易；到那時候怎麼打算！

伏哲伐托夫 不，莫基·巴爾敏奈奇，好像我自己倒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克奴洛夫 那一點？

伏哲伐托夫 就是人家所說的愛情呀。

克奴洛夫 可佩可佩，您將來定是一個出色的商人。不過您跟牠總比別人好好兒要近得多。

伏哲伐托夫 我近在什麼地方？有時候偷偷的在她母親那裏多倒一小杯香檳酒，教教唱歌，帶一些姑娘們不該念的小說去。

克奴洛夫 那末您就是在一點一點的引壞人呀。

伏哲伐托夫 關我什麼事！我又不勉強……我為什麼要關心她的道德呢！我又不是保護人。

克奴洛夫 我總奇怪，難道說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除了卡朗台雪夫之外，就沒有求婚者了嗎？……

伏哲伐托夫 有過的；可是她傻呀。

克奴洛夫 怎麼傻？就是說笨嗎？

伏哲伐托夫 不是笨，不過不會使手段，不像媽。那一個女人會吹會拍，可是這一個，忽然之間，會無緣無故的說出些不該說的話來。

克奴洛夫 說實話嗎？

伏哲伐托夫 是呀，說實話呀；但是沒有陪嫁的女人這樣是不行的。她對誰一傾心，就一點點也不隱瞞了。像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去年一來，她就對他愈看愈歡喜，他去了兩個來月，打退了一切求婚者，可是後來影蹤全無，不知上那兒去了。

克奴洛夫 他發生了什麼事呀？

伏哲伐托夫 誰知道他；他多麼刁鑽古怪。可是她多愛他，幾乎傷心得要死。多麼多情！（笑）她撲上去追他；母親趕到第二個站，才把她追回來的。

克奴洛夫 巴拉托夫之後，有過求婚者嗎？

伏哲伐托夫 跑來過兩個人；一個是生脚痛風的老頭兒，還有一個是什麼公爵手下的發了財的經理，老是喝得醉熏熏的。臘麗薩已經無心於他們，但是還得要殷勤招待：是媽吩咐的。

克奴洛夫 不過，她的境遇真慘。

伏哲伐托夫 是呀，而且簡直可笑。她有時候眼睛上眼淚也看得出，——她想哭，但是媽却叫她笑。後來忽然出現了這一個眼房。他揮金如土，因此使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眼花瞭亂起來。他打退了一切的人。但是羅武揚威了沒多久：他就在他們家裏被捕了。大大的出醜！（笑）奧古達洛夫家的人有個把月見不得人。於是臘麗薩斷然的對母親說：『我們羞辱得夠了，』她說，『誰第一個來求婚，就嫁給誰：不管是財主還是窮光蛋，我不挑選了。』卡朗戴雪夫這時剛好來求婚。

克奴洛夫 這一個卡朗戴雪夫是從那兒來的呢？

伏哲伐托夫 他在他們家裏混了好久了，有三年光景。趕雖然沒有被趕走，但是也沒有

多大的面子。當發生空隙，看不見一個有錢的求婚者的時候，那末就留他，隨隨便便的請他去，好叫家裏不完全空空如也。有時跑來了一個稍微有些錢的人，那簡直看看卡朗戴雪夫也可憐；話也不跟他說，看也不對他看。他就坐在角落裏，各式各樣的角色都扮演，投射着兇惡的目光，露出失望的樣子。有一次想開槍自殺，可是毫無結果；祇引起了大家的恥笑……這一次才有趣呢，有一天，巴拉托夫也還在，他們家裏舉行化裝跳舞會；卡朗戴雪夫化裝一個強盜：手裏拿着斧頭，向大家投射着惡狠狠的目光，特別是向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克奴洛夫 後來怎麼樣呢？

伏哲伐托夫 把斧頭奪下，叫他改裝，要不然就滾！

克奴洛夫 這樣說起來，他是爲了有良心才得獎的。他很高興吧，我想。

伏哲伐托夫 還要怎麼高興，像橘子似的滿臉光彩。多可笑！他在我們那兒是一個怪物。他最好還是快點兒結了婚，上自己那份小產業上去，省得受人閒話，奧古達洛夫家也巴望如此；可是他還要拖了臘麗薩上林蔭路去，手下攙着她，頭這樣高高的抬起，看看像要撞到什麼人身上去似的。而且不曉得什麼緣故，還戴了眼鏡，這他是從來不戴的。鞠着躬——微微的點着頭；裝出那那種腔調；從前聽也沒聽到過，可是現在老是『我呀我的，我要，我希望。』

克奴洛夫 正像一個俄羅斯鄉下人：喝醉了還不够高興，一定要裝模作樣地使大家都看見。裝腔一番，挨了一兩頓打，哦，他才心滿意足的去睡。

伏哲伐托夫 嗯，似乎，卡朗戴雪夫也髣髴如此。

克奴洛夫 可憐的姑娘；我想，她看着他，多難受。

伏哲伐托夫 他想起要裝飾他自己的寓所，就弄得奇形怪狀的。書房裏的牆上釘了一條一個子不值的毯子，掛了些短刀，都拉（Тула）的手槍；還祇好騙騙打獵的，要不然就是手裏從來沒有拿過槍的。將人拖到自己家裏，給他們瞧；要讚賞才好，不然就要不高興——是一個自尊而好嫉的人。他從鄉下叫來了一匹馬，一匹毛色滲雜的驚馬；車夫身材矮小，但是他身上的外套却很大。於是他用這一頭駱駝載着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神氣活現的坐着，好像坐了千里駒拉的車。從林蔭路上走來的時候，他對警察喊叫：『吩咐把我的馬車開來！』哦，這輛馬車就奏着音樂開近前來：所有的螺絲，所有的螺絲帽都琳琳琅琅的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彈簧跳動着，像活的一樣。

克奴洛夫 可憐的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真可惜，真可惜……

伏哲伐托夫 您怎麼心腸變得這樣軟了？

克奴洛夫 難道您沒有看見，這女人生來就是做豪華的珍品的。珍貴的金鋼鑽需要珍貴

的東西鑲嵌才行。

伏哲伐托夫 而且需要上好的珠寶工。

克奴洛夫 您說得挺對。珠寶工——這不是平常的工匠：他必須是一個藝術家。生在窮苦的環境裏，而且又去嫁給一個傻瓜的丈夫，她不是滅亡，就會變成庸俗下流。

伏哲伐托夫 不過我以為這樣，她還是快一點兒丟了他吧。現在她還像是被打死了一樣，要是她醒轉來，仔細看看她丈夫的樣子……（低聲）瞧，他們來了，說起他們，他們就到……

〔卡朗戴雪夫，奧古達洛娃，臘麗薩上。伏哲伐托夫起身鞠躬，克奴洛夫拿出報紙。〕

第三場

克奴洛夫，伏哲伐托夫，卡朗戴雪夫，奧古達洛娃，臘麗薩（在舞台中央後部坐在欄杆旁邊的凳上，在望遠鏡裏望着伏爾加河），蕭甫里羅，伊凡。

奧古達洛娃（走近桌子）兩位好啊！

〔卡朗戴雪夫跟着她走近前去。伏哲伐托夫伸手給奧古達洛娃和卡朗戴雪夫。克奴洛夫一筆不響，也不站起身來，伸手給奧古達洛娃，向卡朗戴雪夫微微點頭，埋頭讀報。〕

伏哲伐托夫 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請坐！（移近一張椅子，奧古達洛娃坐下。）不叫茶嗎？

〔卡朗戴雪夫在離開稍遠的地方坐下〕

奧古達洛娃 好吧，喝一杯吧。

伏哲伐托夫 伊凡，端茶來，加一些開水！

〔伊凡拿茶壺下〕

卡朗戴雪夫 怎麼這樣古里古怪的在這一個時候喝茶？真奇怪。

伏哲伐托夫 口渴呀，蕭里·卡比浦奈奇，那末喝什麼呢——我可不知道。請您指點指點——我就感激萬分了。

卡朗戴雪夫（看錶）現在是正午，可以喝一小杯伏特加，吃一點肉餅子，喝一小杯好酒，——我吃早飯總是如此。

伏哲伐托夫（對奧古達洛娃）這樣的生活，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真羨慕煞人！

對卡朗戴雪夫）我覺得，能够像您這樣過日子，即使過一天也都快樂。伏特奇加

Θ（Водочка）伏特加的愛稱。

同好酒！我們這樣子可不行，也許，會失掉理性。您一切都可以做：您資產化不光，因為沒有，可是我們一生到世界上來就這樣苦，我們的事業很大很大，所以我們失掉理性是不行的。

〔伊凡端上一把茶壺和一隻茶杯。〕

我茶都是喝冷的，別讓人家說我用熱的飲料。

奧古達洛娃 茶就冷的，不過，華西亞（Вася）^①，你給我調得太濃了。

伏哲伐托夫 不要緊。乾了吧，請求您！露天喝是沒有害處的。

卡朗戴雪夫 （對伊凡）今天我家請客時你上我那兒去服侍！

伊凡 是，猶里·卡比通奈奇！

卡朗戴雪夫 你，老兄，穿得乾淨一點。

伊凡 大家知道——要穿燕尾服；難道我們會不明白嗎？

卡朗戴雪夫 華西里·達尼萊奇，有一件事：今天請您上我那兒去吃飯！

伏哲伐托夫 多謝，多謝……也叫我穿燕尾服嗎？

卡朗戴雪夫 隨您便，別拘束。不過，有女客。

伏哲伐托夫 （鞠躬）是，是。我希望我不失我的身份。

卡朗戴雪夫 （走過去到克奴洛夫面前）莫基·巴爾敏奈奇，您願意今天上我那兒去吃飯嗎？

克奴洛夫 （詫異地端詳他）上您那兒去？

奧古達洛娃 莫基·巴爾敏奈奇，反正也就是在我們那兒，——這是爲臘麗薩而請的。

克奴洛夫 喔，那末是您請嗎？好吧，我來。

卡朗戴雪夫 那末我就恭候。

克奴洛夫 我已經說過我來。（讀報）

奧古達洛娃 猶里·卡比通奈奇是我未來的女婿，我把臘麗薩嫁給他了。

克奴洛夫 （繼續讀報）這是您的事。

卡朗戴雪夫 是的，莫基·巴爾敏奈奇，我是冒一次險。我向來總是偏見很高……

〔克奴洛夫用報紙遮住自己〕

伏哲伐托夫 （對奧古達洛娃）莫基·巴爾敏奈奇是很嚴厲的……

卡朗戴雪夫 （離開克奴洛夫，走到伏哲伐托夫面前）我希望，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四周環繞的祇是精選的上等人。

伏哲伐托夫 這樣說來，我也是屬於上等社會了？謝謝，真想不到。（對迦甫里羅）迦甫里羅，茶要我多少錢？

① 華西里的小名。

迦甫里羅 請問是兩客嗎？

伏哲伐托夫 是的，兩客。

迦甫里羅 那末您自己知道，華西里·達尼萊奇，又不是第一次……十三盧布（рубль）……

伏哲伐托夫 喔，我以爲便宜了一點了。

迦甫里羅 怎麼會便宜呢？匯率，捐稅，您看！

伏哲伐托夫 我又不跟你爭，你鬧些什麼！收了錢走開吧！（付錢）

卡朗台雪夫 爲什麼這樣貴，我真不懂。

迦甫里羅 有的人貴，有的人不貴……您這種茶是不吃的……

奧古達洛娃（對卡朗戴雪夫）您住嘴，別管閒事。

伊凡 華西里·達尼萊奇，『飛燕』近來了。

伏哲伐托夫 莫基·巴爾敏奈奇，『飛燕』近來了，要去看看嗎？我們下面不去，從山上看看吧。

克奴洛夫 去呀。有趣得很。（起身）

奧古達洛娃 華西亞，我坐你的馬車去。

伏哲伐托夫 去吧，不過快一點就放回來！（走到臘麗薩身邊，和她輕聲說話。）

奧古達洛娃（走近克奴洛夫）莫基·巴爾敏奈奇，我們開始籌備婚禮，您才不相信多忙呢……

克奴洛夫 嗯……

奧古達洛娃 忽然這末些開支，無論如何料不到……明天是臘麗薩的生日，想送一些什麼東西……

克奴洛夫 好，我上您那兒去。

【奧古達洛娃下】

臘麗薩（對伏哲伐托夫）再見，華西亞！

【伏哲伐托夫及克奴洛夫下】

【臘麗薩走向卡朗戴雪夫】

第四場

卡朗戴雪夫，臘麗薩